
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五

宋 陳文蔚 撰

與李守約書

文蔚親老家貧未免負米四方雖此道不擇地而行然亦困於酬應不得專心讀書良以為苦雖不敢遠去親庭歸省有時當此喜懼之年不得娛侍膝下望雲興思時時有之此雖莫之為而為之者亦自嘆其分薄如此也但操存省察之功不敢自廢去歲見教之語謂自外

觀之若無甚過失然而義理雖精氣質難變物欲之萌少不自覺往往滲漏而不自知此則學者通患尊兄之言可謂確實吾人要當力救此弊得提撕警策之意嘗存不令間斷久而純熟庶幾心與理契文蔚實所惕懼日有勉焉而不敢自已也甲寅歲承惠書有及於太極圖文蔚即年報書後先生歸自講筵文蔚送至分水嶺以書草呈而附致之闕達兄不知渠附何處竟爾浮沉但恨不得報教耳今再片紙録去竊幸過目有未然處

痛賜開曉為幸文蔚讀儀禮漸畢兄謂非疏不能通信然頃因喪長子亦因疏而得乃知古禮參之今法無不合者但老師去世朋友星散疑無與質湊起索居之嘆不知近日看何文字有新得因書不靳乃所願望

答范益之書

師亡友散無從講切吾黨之通患然只得各自努力頃年侍坐諄切之誨歷歷在耳今日惟有勇決力行以變化其氣質不守舊窠穴可也學必要其有成萬一無成

所謂掘井不及泉與不學等耳近讀孟子滚有感於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便中有可警策實頼推輔仁之益相望數百里同心之言如在几席凡有新知悉賜開諭

答趙必升書

來諭謂泛觀中庸大學語孟諸經只如此做工夫便不可矣果欲從事此學雖有次第莫若先讀大學之書古人所以十五入大學便是做此事業自聖賢不作成法

廢墜學者溺於口耳之末所幸遺書尚存近世又得諸先生正其訛舛從而章分句析指示親切之功惠幸後學多矣可熟讀深玩以求其意日用工夫庶可循序而進即他書可以漸讀矣若曰泛讀諸經而畧無統紀則雖終日譊譊亦無益也心之存亡只在操舍之頃嘗操而存便是持敬方此下功如何得他便無間斷須是把將做事數數提起莫令昏怠心纔有主便能剪截浮泛思慮中脩無分擾之患寛閒容與皆繇此出豈若來諭

所謂勉强禁制反成不安其亂尤甚也葢人之一心纔操即存初不費力但患學者不肯實用功耳

答姜叔權書

文蔚今歲已離趙氏之舘舘於鉛山之東洋子弟十餘人課程冗擾未免廢光陰稍得一日半日之閑又隨分看文字終是舍己芸人不爲穏便切己工夫只得就應接中着力吾人歲齒已如許豈敢悠悠以負師訓所恨孤陋全無朋友之助殊覺此道之孤細讀來諭彼中乃

間有朋友過從還有着實進步者否董君亦不易得當力勉之琴書尚留毘庠否近世以來大抵學舍難處未知番陽如何計賢者必有以處之人心道心所見如何既云有省日用間着力必有實下手處便來無吝示教詩疑甚荷博約之誨其間尚有四條再具别紙請蕲得無憚煩為幸銘文荷見教但惟質有異若亡若存惟情有引愈窒愈昬四句未免小病若亾若存乃工夫之不勇猛者與質字不甚相應情乃性之所發自是不可無

者若發皆中節正是天理流行豈可無也欲下此字須著一字點化庶得分曉耳

與馮祥翁書

文蔚竊有區區愚衷欲納於左右伏幸垂聽文蔚謂大抵處世須遠嫌疑茅齋得賢者潛齋之後不落莫矣但一童一鶴挹湖光而餐山色妙無加此而左右與公遠同處乃不避世俗之嫌宜其有以召紛紛不能久安也況長生久視世間決無此理果有則秦皇漢武號召方

外之士豈不足以盡得其人盡傳其術終皆不免欺罔事可知矣鄉來潛齋倡此文蔚深所不喜欲相傳授文蔚以正理謝之頗悟其意況渠用功甚久訖有何補後人又欲拾其餘可知也矣左右每珍其術謂渠不得盡用夫世之學仙者正欲枯槁山林絶嗜欲鍊形氣又何假於外求哉借使枯槁山林絶嗜欲鍊形氣因此延歳數容或有之果能仙而不死有是理哉文蔚每喜左右有清逸之趣出語無塵俗氣得一二同志徜徉山水間

嘯歌吟詠自有足樂者不猶愈於馳心渺茫哉何日再為此來得以面論為佳文蔚愚直狂瞽有以裁之幸甚

答白鹿洞杜升之書

細觀來諭深有啓發如謂靜存動察各致其力及識認人心道心而提撕省察常常加謹放去收來皆使繇己此論甚佳但謂日後多事隨物變遷存少亡多不勝斷續與夫若欲存養者惟待靜時恐應接不暇者多難得靜此恐未然所謂靜者靜亦靜動亦靜方其靜時固是

鑑明水止不去尋事而為此心之累及其動時則隨事酬應各中倫理南軒所謂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者是也必如此而後有以盡此心之用令如來諭靜時固不可得至其動時此心又茫茫都無主宰不知何以為應事接物之本耶固無以見靜存動察之實雖欲放去收來皆使繇已亦不可得矣竊望更宜審訂仍求之日用之間當自得力既承不棄敢不傾倒或有未安更須反覆昨歸自番陽再晤姜叔權渠覲諸

兄議論正亦未能無疑師亡友散難得會合可勝慨嘆

再答杜升之書

竊知琴劍尚處白鹿非特老師規模愈增弘廣而此氣脉賴以不絶何其幸也體用動静之説深荷反覆開諭鄙意非是以瞑坐合眼為静此心未有所感寂然不動固静矣及其感物而動亦只是物各付物事雖萬變而此心虚明自若初不與之遷轉流徙所謂知止有定而能慮能得也故周子書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之說而先生因謂茍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何以
酬應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學者固未能到聖
人地位亦只當主一故敬齋銘有當事而存惟心惟一
等語皆謂此心專靜方能應物不錯蒙舉寫字為喻然
寫字時亦只得專心寫字今固有手寫字而心思別事
者至有一事未了而他事叢然又生者若欲以此心應
物鮮有能中節而不錯者文蔚所謂動亦靜者亦只欲
主一無適而為應物之本根耳豈以㝠坐合眼為靜哉

質之先訓反之吾身事理甚明一時用功即一時見效
一日用功即一日見效未見於道有害也靜存動察此
論自是不可易提撕警策工夫通貫動靜十字鄉來先
生嘗荅一朋友書託其以此見寄且云才卿可便依此
作日用工夫不須更生疑慮空費談說過却光陰也文
蔚自此佩服不忘深恨至今猶且斷續滲漏未能副其
丁寧告戒之意契兄但着實用功更多讀書參驗則將
自見得矣別紙戒謹恐懼之說此即靜時操存之法自

不容悠悠亦不容急迫因其已發而遂明之工夫當如晦叔李兄之言而國秀余兄之論文義亦切近浩然之氣伊川之說甚明諸兄辨之已詳終恐伯亮胡兄一向執己見耳大率講論理到處須服文蔚遠承見示不敢阿狥更望與諸兄商訂復以見教

與姜叔權論深衣

叔權頃年得書云考得深衣衽因制深衣今以所疑於注䟽者質之

文蔚按深衣續衽鉤邉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傍者

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也疏乃云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寛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腰之衽（小腰之衽指何而言喪大記三衽三束注衽小腰也恐指此）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之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詳疏衽即裳也當旁之衽欲連屬裳使不殊前後故亦得衽名耳又云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深衣裳一旁連之相着一旁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如是則深衣一邊有掩裳之衽喪服則兩邊有衽無疑矣及

考玉藻説深衣止云衽當旁無一旁有及兩旁皆有之
文然以情理求之疏謂當身之一旁者似不可破玉藻
衽當旁之文甚明白鄭注乃專作裳解全不見掩裳之
衽如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
小腰取名焉衽當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
後上下相變疏不過廣注之義但以欲殺而下為喪服
及朝祭之服之衽為異若然則喪服朝祭之服裳皆寛
頭在上狹頭在下既是狹頭在下則不可縫合任其散

垂注所謂衽屬衣則垂而放之是也（古之為裳其制如此亦甚異先生晚年所服只是如裙然皆縫合亦不見下狹而散垂也豈不全用古制歟）又謂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蓋為深衣生文然謂之屬衣則裳與衣交際之處為屬屬裳則縫合者即裳矣又豈有裳之可屬哉注於此下云上下變訛釋之曰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若以上下分陰陽則深衣與喪服朝祭之服皆有上下豈喪服朝祭之服獨垂而散之得為陽深衣之裳獨為陰得縫而合

之乎疏又云今删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應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上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明文言之且從先儒之論如疏之説又似深衣兩旁有衽緣自先儒以來皆以為掩裳一旁無文可證故疏姑從之又未知此等果何如也

與徐崇甫校書 庚辰二月

語録刋行者文蔚偶有所見并昌甫所報凡二條與别

録所疑悉見與葉味道書中得暇能相與折衷為佳有如校書尊兄所守所行誠不可及文蔚數與朋友言之但吾人所學要在擇乎中庸往往工夫亦未易到故子思親切示人以為天下國家可均爵禄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以事情論之疑莫難於前三者而莫易於中庸今子思以前三者為可均可辭可蹈而以中庸為不可能蓋前三者資禀之相近者皆可以智能慷慨為之而中庸非義精仁熟則不能以從容而中而智力

果敢有所不與矣不能非狂即狷不得為中庸也尊兄試深思之愚者一得或有可採

再答徐崇甫書 辛巳三月

高居無事温尋舊學其樂無涯世間升沉安足論哉紙尾見教良感不鄙文蔚謂以水之清論性之善非不當但水論到清濁則涉乎氣質矣所以水不能皆清就其清之中亦有不同有清之甚者有雖清而不能瑩徹者葢水之清濁繫地氣之美惡人之氣質之性何以異此

惡者氣質之不美即水之濁者善者氣質之美即水之清者然氣質雖美而淳漓亦有不同如水雖清而等級亦有不一若乃就下則水之本然之性而洪範論五行亦曰水曰潤下故孟子有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說斯則極本窮源之論程子謂性即理是也理豈有不善者哉是乃萬物之一源非若氣禀之有不同矣人心道心中庸序論之備矣謂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繼之以人莫不有是形雖聖人不能無人心亦

莫不有是性雖下愚不能無道心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之間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文蔚竊謂古今之論未若此數語之明且正者尊兄益末之深考謂其所論之皆不然固不可但毫釐之間更少分別遂不覺其意之偏耳文蔚既荷有講切之益不敢不盡誠或有未然便來更賜鐫曉

答清江張元德書

下諭所録師訓每恨智識短淺無以盡先生之意但於聽教之際或未了了即不敢録庶幾不失所傳以為後來之惑頃嘗遍閲諸録其他雖非文蔚所敢知間有曾是當時同侍教之人録文蔚所問答者或牽引數事作一事説或以數日話頭各是一事者作一日説首尾乖剌殊覺可怪文蔚擬欲再拾其遺别作一録庶見本來問答之目目今未就俟脱稿當訪便請益所教論孟二條足知非草草看過推此言之一書之中必多有所得

併賜警策尤所願望吾黨甚孤欲專意内修有如尊兄所言豈易多得恨相距差遠未緣合并何當盡礬以究此懷文蔚年非不缺但老人新年九十三歲頼庇幸安迫於菽水之養未免營營爲可愧耳

答祝行甫書

文蔚聞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傳之者人傳之者非謂有物親相畀付益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見聞雖不同其爲知道則一何者道在天地間古今之所公

共非人之所得以私患人不能求之耳茍能一日用其力六經之書皆聖人之所垂訓訓釋指歸皆儒先之所發明平居暇日端莊靜一游心玩意不惑於異說不逐於外誘則湛然虛明聖賢之心即我之心儒先之見即我之見而亦何有見聞之異哉如文蔚者魯鈍人也惟少頗知學雖親先生長者日多講論而未之有得每切自訟其不敏吾兄卿之老成學缺行篤衆所推許惟日加勉焉使聞所未聞得所未得孜孜焉不知老之將至

則道在我矣雖聞而知之與見而知之何以異哉洪範說良感枉教大概多有所得足以啓發蒙陋甚善甚幸但皇極以皇訓大以極訓中先儒雖有此說似未通暢文蔚聞之師訓謂皇即君也極有至極之義如屋極之極四面合湊來到此已無去處自然是中謂極在中則可以極訓中則不可乃人君建立標準於上使天下之人取則於是故謂之皇極如云皇建其有極則文義曉然不待訓釋而明矣潤下炎上從革以例類推之皆合

作兩意解釋詳之可見其他非面莫究姑摭兩條以謝
來辱儻有未然更相與講之

答三山李惟寅書

自昔聖賢相傳以至儒先逹者其教人之法莫不以致
知力行為序於是後學誦習以為修身之要者莫不從
事於是然近世流弊誦說勝而踐履疎體驗者希而揣
摩者往往皆是有致知力行之名而無致知力行之實
文蔚私竊嘆之嘗謂聖賢言致知致之一字已極其精

而無餘藴矣茍不深潛縝密而致察實下窮格之功則名為致知而非真知矣聖賢以力行為言力之一字已作其氣而決其機矣茍無果敢奮發之意而猶溺於空言則名為力行而非實行矣誦致知之言而有真知之得講力行之學而收實行之效則聖賢之域庶幾可以循序而進矣丈蔚兢兢焉日以自懼恐墮言語之末而無反身之實有負平昔之師訓則為名教中罪人每思朋友輔仁之益不謂於此得遇異邦之賢者且謂游勉

齋之門得見是人如見勉齋喜可知也但書贄之禮襃借過當非所敢承姑誦所聞以謝先辱

答野谷方君書

文蔚與足下生同州里相距數舍之遥未降既見之心比因友人周幾道稱賢德之美談野谷之盛且傳雅意求記序文蔚以未歴其地難乎其記姑叙人生出處大概意足下不耽泉石之膏肓出可以仕則亦無所固必而已矣故序文及之兹蒙惠書情文腆縟反復諦玩足

以見其領畧之意然大抵近世之弊談説勝而踐履踈外華侈而内省畧託於無所成立而後已如無源之水難以望其波瀾無膏之燈不可冀其熺煜乎張所謂焉能為有焉能為無者也蓋吾儒之學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所求之志即所達之道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足下無志於吾道則已有志於吾道須於寛地用功則他日成就未可遽量但謂王通韓愈足以承孔孟正統恐其言太過二人謂後世豪

傑則可正統之承須更商搉草草姑謝來辱未究所懷

幸察

答玉山汪君書

道在天下無古今之異智愚賢不肖之間人皆可以為堯舜然而世之人與聖賢相近者何其鮮去聖賢甚遠者何其衆也是無他視其所志而已矣孔子曰士志於道又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苟不立則委靡頽惰雖常人所能為者猶不能果敢以為之况望其超群出類以聖

賢之事自許哉故冠員冠而履方履者比比皆是心周孔而行夷齊者百無一二也此道自孟軻既沒其傳幾泯寥寥二千載而天開景運宋德隆盛於是有濂溪先生者倡之於其先而二程先生闡之於其後其道遂大光明相去百年又得文公朱先生紹周程之業窮探力考尤極精詳凡聖賢所示剖析辨駁殆無餘蘊今其奥旨微言具載諸書人患不能一日用其力耳茍能一日用力取其書而反復潛玩因其書而得其心從而反之

吾身體認叅驗知其無一毫之不契則聖賢之道皆吾分内事耳固非吾心本無是理而必待求之於外也今賢者雖有四方之志適居憂制然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葢患難行乎患難道無往而不在也仙隱距此百里而近姑俟外除枉顧山間併得面言以盡曲折為佳先此以謝來辱

答團溪黄鵬飛

過辱書贄之禮其陳誼立論所存甚正展誦再三老眼

為之增明敬嘆敬嘆竊謂士之生於世也雖繫乎上之教養亦在乎人之所自植立孔門高弟如季路原憲桑樞負米非不困窮不失其為君子之歸而聖人深嘉屢嘆之者蓋雖無恒產而有常心故也今世之士未遇之日雖未免耘人但隨其所處而安於分義想亦未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在其操守如何耳若必待其溫飽而後為善是終無為善之日也文蔚生平困亦甚矣實皆勉强以為之不敢自棄於凡民之域也今尚老矣無閑

儻稍不知自奮其摧頽又當如何既承下問不敢不告且以謝先辱髙明以為然否

答蘭溪張伯誠

某再拜復書於張君足下相距之遠無從聞問便郵辱惠書始知名鄉之有賢士孜孜為學有志於聖賢之域恨前此未得承晤以講究其一二豈勝嘆羡承諭為學數條甚善但始學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必有理於物物之中窮究其理是謂格物至於日用應接遇事

皆然事接於已處之必得其當與人議論就其中審訂是非亦格物也況聖賢垂訓立言莫非示人以天理之正讀書之際尤欲精熟必得於心與聖賢相契然後為至草草讀過貪多務廣而中無所得雖曰讀書亦如不讀然致知存養非有二事其讀書也與人議論也處事接物也心無不存心存則養心莫大於此葢存養莫如敬敬者主一之謂也文公先生於敬齋銘謂不貳以二不参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以是觀之心豈有一時

不存乎豈有一事不存乎格物存養既盡其功所謂力行者尤不可不加勉强之力故大學謂正心在誠其意誠意以正其心疑無餘事矣然正心之功又不可廢修身在正其心正心以修其身疑無餘事矣然修身之功又不可廢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莫不皆然蓋道不可須臾離也學者無往而不用其力則心無間斷雖不美之質可變而美矣後所謂雖强加操存則有急迫不舒之態心雖解悟欲出諸口則有囁嚅之患是無他

特未純熟耳惟隨事省察無令少間久之純熟則樂在其中豈有急廹不舒之患哉勉之勉之滄洲鉛山某未識其人後便示及未即良會願言益厚遠業以光吾道

區區至禱

克齋集卷五

克齋集卷六

宋 陳文蔚 撰

答劉南叔縣尉

劉傳令尹葉叔嘉命以縣庠新成欲文蔚來率士友

伏蒙不鄙之諭仰荷記存自惟猥陋何以得此文蔚雖粗知讀書然稟資愚鈍識見卑近年邁而道無成日方救過之不暇竊聞邑大夫鼎新黌舍作成士類興墜起廢於寥寥曠絶之中百十年來所未之見甚盛甚美文

蔚雖未獲從諸生後以觀盛典未嘗不挹文風於百里之外載惟當作成之始必得有道之士日與諸友講貫琢磨庶幾聞見一新風氣寖厚以上副賢大夫期望之意如文蔚孱陋自治罔功焉能律人若勉強承命必至貽笑多士適足為善政之累以是不敢冒昧敢借重言於令君無枉辱書教則不勝幸甚

答史守

某竊聞昔李元禮尹河南以簡重不妄接士非當世名

人及通家不得白見被容接者號為登龍門而孔文舉乃假孔子李老君相與師友為詞因得以見文蔚竊謂居是邦事大夫之賢禮當然也而况有如李河南之風裁則願先覩為快者詎敢自後於衆人乎閣下不鄙上饒屈臨旌騎文蔚實係受廛一氓之數既失事賢之禮反辱忘勢親貽藻緘曲賜招致公卿大夫不下士久矣而閣下舉曠墜之典誠創見也甚盛甚休但施之么麽則非其人耳禮合承命不宿戒塗適有採薪之憂四體

支離舉趾未能妥折已見於尹兄書備言之妥其轉致
恍惘窮辛矜體

進書編表

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書
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尚書編類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
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
不棄涓埃無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惶懼頓首
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為先聖哲貽謨修身是急

必探賾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
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
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藴微言奥旨默契於宸衷
大義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既曰苦志
疲精溺情傳注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葢將以彌綸天地
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淵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
芻蕘之論上裨旒冕之聽如太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
之容光必照聖而益聖新以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

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三聖彞倫之叙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載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説於築岩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咢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獒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傅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匪正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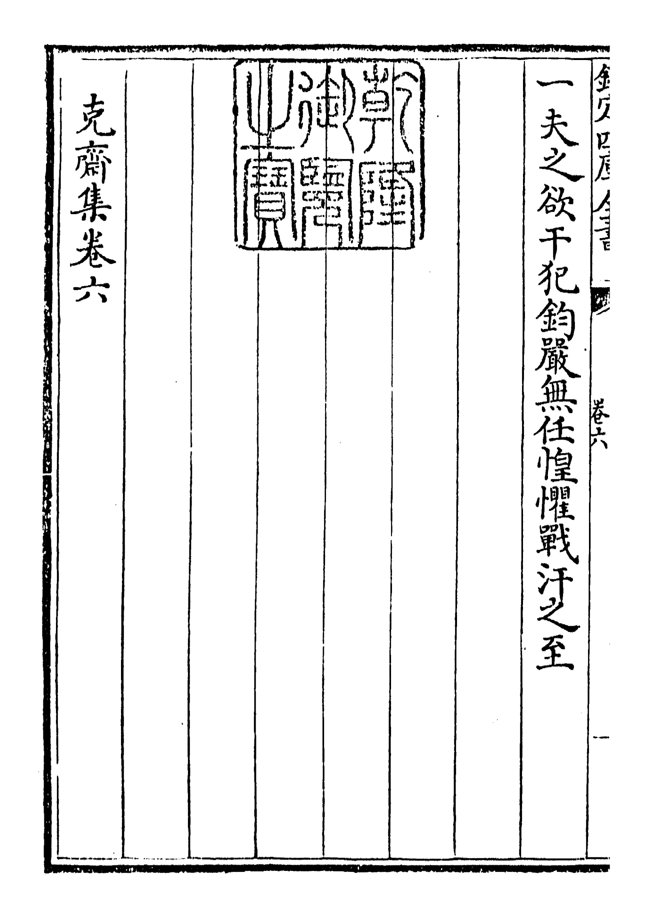
人何以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末免親倿而狎邪所繫非
輕誠宜罔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
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
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川至之功用舜之中建
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於粹古之淳
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與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
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
投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恩命劄子

文蔚自幼讀書已知忠孝為立身之本居家則以事親立朝則以事君捨此二者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年寖長承父母之命應進士之科求為祿養終以不能趨媚時好輒見擯於有司繇是一意古學讀大學中庸之書講正心誠意之學親師取友進德修業亦欲得尺寸之權以展布四體固非無意於斯世者然賦分蹇薄徒送日月命不易得時不再來強壯之年既邁桑榆之景日侵

今已八旬有餘精神昏聵血氣凋耗志雖存而力不逮矣不意聖朝過聽誤加收用意謂尚可使令豈知不任驅策自揆衰殘不敢僥冒以誤明時期待之意輒露錄衷之情冀蒙從欲之仁使之終老山林以諧素願况今日聖主當陽繼離之明欲夬之决垂意人才正人耆德搜羅殆盡咸願正色立朝悉心竭慮以共興太平之治如臣者不翅泰山之微塵滄海之一漚豈足為明時輕重欲望敷奏冕旒察臣之愚憐臣之耄收還成命以遂

一夫之欲干犯鈞嚴無任惶懼戰汗之至



克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克齋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李錦

克齋集卷七

宋 陳文蔚 撰

朱先生叙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克養純熟深固文蔚嘗竊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物之意雖曰禀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充也以成就後進為已任登門之士甚衆稍有意趣百端誘掖惟恐不至各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善類寖多斯道有

託嘗以江西憲趨朝道經上饒文蔚侍行止宿驛舍有士人懷書贄抵暮求見已而自悟非進謁之時逡巡退去先生適自外至時自早報謁入夜方歸望見其人即車中呼典謁者令與上謁其人遂得見投書泊其辭去室中已燭矣先生即廡下明處閱其書其急於後進之意如此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間不能無趨獨背馳者或以私意妄生詆毀至其心平氣定則莫不愧屈以當代之宗師歸之是雖秉彝之固然亦理義足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

徵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間一處以義理之正茍理所當然雖聖人所行不為苟異理所不然雖舉世趨之不為茍同見其異者徒議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茍先生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真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留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于兹融釋脫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挈

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開端啓秘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藴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亂經而得詩人吟咏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粗一貫真得子思心傳之妙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二者則尤為精約也其教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

刑政鬼神變化無所不通謂始雖即此以為學終不離此以為道大懼學者屏棄事物馳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其今都無說處豈先生所獨到者舉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如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飲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固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采

擇庶幾微塵之於泰山云耳

書徐子融遺事寄趙昌甫趙許誌銘

潛齋為人志氣剛決始游方外為佛老之學歸而閉門燉學聞晦菴朱先生講道於建之五夫欲從而就正未果行一日先生有朝命道過鉛山因見於永平驛語不合拂衣而去人謂其不復來矣先生辭免俟旨宿留玉山道中忽散其生徒毅然而至文蔚時侍先生側先生喜其徙義之勇挈之偕至玉山留止餘月教詔甚詳自

此凡一再登門聞先生之緒論為多自未見先生有靜坐之課既見先生聞主一之論益加粹容緜是神凝志定容止可觀酬酢多中其於交朋友也重信義謹然諾如陰陽寒暑之不移尤不屈於物稠人廣坐中議論必惟其是雖貴人以勢臨之語有未正必辨其為非而折之以理詞色畧不少沮後生晚輩行於道路不循長幼之次者雖非其生徒亦必毅然正之其剛果正大皆此類初為高行既從先生學始知非儒者中庸之道晚方

欲就平實而流俗反非之矣

雙溪書院揭示

文蔚聞之為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内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册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己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個是底既曰是雖聖賢復生亦不能外安

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愽末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為會文之益也為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静以放縱四支馳騖紛華為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為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况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助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繇此以進古人事業不難也况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群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

人音問不通慶弔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群其藐然不相恤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之間朋友可廢則四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竊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能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葢亦大為之防似不足以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克齋揭示

入則孝出則弟

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為人之本人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為人矣

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人倫之首故為人臣

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不孝則不能忠忠孝雖二事事君之忠實自事父之孝移之耳為僚而順其長居官而治其事又非自外得即事兄居家者而推之也葢長官者君命之使長我者也官事者君付之使我任其責者也為僚而不順其長居官而不理其事皆事君不忠也事君不忠皆原於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節於此二者一有鈌焉則不足以立身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是三者修身應事接物之要人之處世忠孝固其大節然不能不應事不能不接物臨事貴乎不忽待人貴乎盡己應事接物各得其道則於事無失於物無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蓋人能修身則大而忠孝皆繇此出而應事接物特其餘耳故居處恭是所當先而聖人謂是三者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其可以斯須不念哉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是五者窮理力行之目學問思辨乃窮理之事為其窮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工夫實在於此蓋不窮理則無以知其事之當然不力行則無以遂其志之決然雖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窮理為先窮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則一語而足蓋修身窮理之功為多而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窮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應事接物

未有不盡其情矣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本於致知格物其以是歟

近世學規　朱先生揭之於白鹿書院者已盡之矣今掇其緒餘以告來學之朋友使知立身之大節修為之次第若乃立為條約以從事於防閑節柅則非所以待同志之士而同志者亦無所事於此如右數條當相與共守之

讀詩雜記

頍弁一篇疑是所燕之兄弟親戚所賦爾與君子皆指王也今傳則謂君子兄弟為賔者也如此則爾酒爾餚乃賔之酒餚非王所以燕兄弟矣惜當時不及面叩以釋其疑兼以鄙意推之首章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二章言有頍者弁實維何期是皆未見而期望之辭三章言有頍者弁實維在首至此則已宴矣故前二章言君子皆有未見既見及庶幾之辭至三章則直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情詞可想矣

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恐以比新昏自他人視之如荼之苦而其夫溺之如薺之甘故繼之以宴爾新昏如兄弟集傳以見棄之妻自比荼苦恐與下文不貫未知如何

白華幽王娶褒姒而黜申后申后怨而作是詩二章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幽王嬖寵妾而廢正嫡無恩之甚申后方謂王以天步艱難之故不能如白雲之露菅茅不怨王之無恩而歸咎於

天步之艱難厚之至也至三章言彪池之浸稻田四章言桑薪之烘于煁一章峻於一章而其意漸廹此所謂敦厚温柔詩之敎也

苕之華竊謂此亦興詩謂苕之華則芸其黄矣我今不得其時則維其傷矣自嘆不如苕之華也二章苕之華其葉菁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亦以其葉菁菁而興我之不如無生也

卷阿篇末以上章興下章愚意謂以菶菶萋萋而興君

子之車庶且多以雝雝喈喈而興君子之馬閑且馳
詩傳於下章云承上章之興至言其所以興則曰萋
萋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
習矣有似界限不明無甚意味未知是如何
常武四章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竊詳詩意似謂王師止
伐淮浦截然有所止限不旁侵他境乃與下文王師
之所相應未知果得詩意否
時邁首尾兩條始言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結之曰

允王維后末言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結之曰允王保之當周之末得天下也天右序之及周之既得天下也又能式序在位之諸侯有周之式序諸侯猶天之右序有周也故始則信其足以君天下終則信其足以保天下兩段首皆有序字末皆有允王字意甚明白前輩不曾提醒臆説偶如此未知是否

豐年集傳本篇以為春秋報賽之樂歌至小序注則以為序誤豈始為此説而不及改歟

我將維天其右之傳云右尊也神座東鄉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又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傳云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則是以右為左右之右當作上聲葢言鬼神尚右今在其右是尊之也正如右序有周之右雝詩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傳音又亦曰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按周禮太祝九曰肅以享右祭祀注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則右當作去聲乃勸侑之侑與尊訓不同二詩之義音訓既

異詩傳既引周禮為證而從其音乃不用勸侑之説而亦曰尊也何哉豈不及詳考歟抑有異議歟

師訓拾遺

伏羲當時畫卦只如質玟相似初無容心易只是陰⚋陽⚊其始一陰一陽而已有陽中陽陽中陰有陰中陽陰中陰陽中陽⚌看上面所得如何再得陽即是☰故乾一或得陰即是☱故兌二陽中陰⚍亦看上所得如何或是陽即是☲所以離三或得陰即是☳

所以震四陰中陽⚎看上面所得如何或得陽即是

☴所以巽五或得陰即是☵所以坎六陰中陰⚏看

上面所得如何若得陽即是☶所以艮七再得陰即

是☷所以坤八看他當時畫卦之意妙不可言

余正叔論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

殺身者只是要成這箇仁先生曰若說要成這箇仁

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

因說工夫不可間斷曰其若臂痛嘗以手擦之其痛遂

止若是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

余正叔問子路問成人孔子對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此四者如何便做得成人先生曰備此四者文之以禮樂豈不是成人

忠恕是學者事故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曾子借學者以形容聖人若論聖人只可謂之誠與仁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靜坐後復

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册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令稍稍虛閑依舊自要讀書

或問物與無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無妄

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饅頭家人供至或正值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不暇用筯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且道將此心應事安得會不錯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懶學怕他入書院多方求新文字

得之只顧看文字不暇入書院矣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己

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畧畧加意便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先生以召命過信州一士人見於館驛請問為學之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

教人做人

漢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荅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出在何處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

文蔚每日侍坐說詩不曾說白駒後數日忽有曰公每

日說詩白駒一篇如此却好不說文蔚因言當時賢者雖縶維之竟長往不來逃於空谷上之人拳拳不置至謂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其自重不屈如此曰據如此說亦好却不說上之人勤懇好賢之意

文蔚一日說太極圖不言格物致知工夫先生甚訝之後數日文蔚拈起中間一二語先生曰趯翻了船通身下水裏去文蔚始有所悟今池陽語錄却將文蔚別話頭合作一段記者誤矣　又錄云文蔚問通書只說主靜一邊窮理致知一邊却不曾說先生云何故如此說文蔚退思次

日又請問夜來所說通書如引書曰思曰睿及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等語亦是致知事先生不荅正邑曰趯翻了船通身下水裏去文蔚遂悟通書發明太極陰陽之旨已從道理原頭理會來圖則剖析精微以示人而通書無非發明此意頗以為不及窮理深悔所見之謬也次日復以為問先生遂無語

文蔚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則道心矣又如何分別先生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文蔚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今夫婦同席如何曰夫婦同牢而食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讀書其登科後要讀書被

人横欄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
公誰鞭逼畢竟是自要讀書又云難得難得
一日說某訪謝昌國問艮齋安在謝指廳事曰即此便
是某廳事亦弊陋因言妙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
塘碓磑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彭
曰陸先生曰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為欲求
書先生曰緊要書寧消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思

之這般物事聚久必散何必役於物也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荅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大放頽塌只畧教整齊足矣

寫字不要好時却好

文蔚初泛看諸家詩說質於先生曰某有集傳曽看否

文蔚答以未見後來只看集傳一日因說詩先生曰曾參看諸家文蔚曰不曾曰又却不可

武夷精舍侍坐趙昌甫言學者工夫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

記得時存得一𠍗 時濟得甚事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
一大好事
先生每得未見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
實錄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
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坐聽讀至五更盡卷曰
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每遇學者問有未答處即令讀上下文
因説林擇之曰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徐又曰到

他已分上又却暗

黄直卿㑹看文字只是氣象小或有看得不好處

客有問趙昌甫徐斯逺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曰三

兄詩文曰斯逺詩文清雖小巫竟清

劉叔通江文卿二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如

文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子蒙和劉叔通詩昨

夜劉郎扣角歌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

富貴不來當柰何此詩若遇蘇黄須提掇他

謂文蔚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彩一日呈

文蔚所送徐崇甫序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

文字亦不光彩

或問徐子顏曰其人有守但未知所見如何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呑許多

不得一日因話次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文蔚曰先生每嘗念慮之萌或生於非正隨即剪除只

是未能去根因事又發仍舊要剪除先生曰只得如

此

或問大學脩身章之其所傲惰而辟焉君子之於人安得有傲惰先生曰非如常人傲忽惰慢只是使人見得他嬾些

三山蘇𪓟年且久說中庸費隱章謂始於夫婦之可與知與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以至於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徹而至於鳶飛魚躍無不包舉先生曰才卿說看還有不同否文蔚曰此

章說道之費說到語大語小處已盡矣引詩者所以
詠嘆滛泆形容其不盡之意耳先生默然
因論近思録先生曰不當編易傳所載文蔚問如何曰
公須自見得意謂易傳已自成書
程門諸高弟晚節有背其師說者緣他自說得去覺見
師說有如不快意
因謂陸子静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着脚
一日說論語集註云亦尚有硬說處

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了曰只注疏自了得

問胡氏春秋傳如何曰亦有過當處

字浩說

始吾命爾為浩者取孟子所言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已名而不字未成人也今爾冠而成人矣可復為童子之態乎當思其成人之道且浩然之氣誰獨無之往往為氣稟所拘物欲所累而不知養則浩然者索然矣然則養之之道當如何亦曰存之也孟子曰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養之之道不是過也教汝以養汝復不知養之之方苟能存之則養得矣故名曰浩字曰存之汝不知存則不止為衆人而已孟子之言可不畏哉紹熙改元歲次庚戌四月既望示浩

書浩字說後

既作此說以示浩因自反曰苟吾日用之間自不知操而勿失所謂傳而不習也其罪又有浮於浩矣因書以當盤盂之戒十六日

克齋集卷七

克齋集卷八

宋 陳文蔚 撰

克齋講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待文王而後興何以為凡民葢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秉彛之性無智愚賢不肖莫不與聖人同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文王聖人也雖湯猶曰反之若乃文王則性與天

合文王作而在上則能以其所同然者感發斯民之同然是以當時之人中林武夫猶知好德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是皆有所待而興者也然謂之凡民則以其氣質昏隔待聖人感發而後興起若乃豪傑之士則資稟清明良心善性自然昭著其好德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無所勉慕不待文王而自能興起此超羣出衆非凡人可以同日而語非豪傑之士而何今吾儕生遇明王運逢真主崇尚正學褒表

儒先將以一新士氣可不知所以興起而自處於凡民之後乎

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天下有貴賤有善惡凡人莫不欲貴而惡賤乃不知好善而惡惡是以平居暇日惟思做貴人不思為善人未能讀書為文便萌欲貴之心不知天之與我者自有至貴之實孟子所謂天爵者是舍其在我之至貴而

思在外之不足貴是惑也在外者曷謂不足貴蓋所貴者外物也非我之良貴也一時得之若足以驕妻子而耀鄉里然予奪在人終朝三褫則昔之榮者今辱矣昔之貴者今賤矣此所謂趙孟能貴能賤者也豈若在我之貴道德自足以尊高令聞自足以黼藻在人不能予奪在我無所增損此所謂至貴也今之為士者往往昧此而馳騖於其外然徒自馳騖未必得貴而反取賤焉此可謂不知義命冥迷顛錯而終

此身者也可不哀哉

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夫求在我者即是良貴求在外者即是外榮然在我者天之所予無聖愚之間患人不求之耳自求則自得自舍則自失初不繫於人也在外者則富貴貧賤分皆前定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可求而不可必得也今之為士者不知有命謂富貴利達求之

必可得卒之求者紛紛而得者幾何人哉孟子謂無益於得豈欺我者以目前事實驗之瞭然可見不待告語而自可知也凡此三者雖異章各出而實相表裏蓋豪傑之士器識高明視一世所貴不足以為貴人之欲貴者固不足論次於此者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雖未忘欲求之心而無必得之念下焉則終身冥迷於得失之途死而後已分内之事初無補於絲毫孟子告人可謂深切著明能深體而詳察之者一

何鮮哉諸君方有事於進取之學未暇究義理之精微姑撥此三者為諸君言之必先審乎此而定其志鄉則進於此者將與諸君共講焉

信州州學講義

大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山下有澤深下以增高損之象也君子觀象而反之於身懲忿窒欲而已風以雷而勢愈烈雷以風而聲益震交相益焉益之

象也君子觀象用之以進德遷善改過而已人之一身可損者多矣而止曰懲忿窒欲何哉蓋爲身之累者不過忿慾二端不能懲忿窒慾不足以為君子懲忿如救火然方其勢之將熾有以懲之則忿然之氣平平心定志觀理之是非而不遑其怒懲忿之方也窒慾如防水然方其慾之將萌有以窒之則私心邪念自然退聽防微杜漸而謹之於獨窒慾之要也益於人者若不止於遷善改過今止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哉蓋世人以

利於身者為益君子以脩身為事則為益者孰大於遷
善改過善不遷則無以盡天下之善過不改則招損者
多矣固無望其益也聖人於二卦深致其意學者可不
深體之哉

六月朔旦講義

孔子曰興於詩蓋詩者所以吟咏情性出於天機之自
動學者於吟哦諷誦之間可以興起其善心故古人於
成童之時已學樂誦詩教者必以此為先而學者必自

兹始也詩之言進德成德之序無若淇澳一篇最為明白請得而講之葢淇澳美武公之德也首章以緑竹猗猗興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學問自脩之功進而不已精而又精之意二章以緑竹青青興其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葢德之盛者服飾必尊嚴中庸言脩身之道亦以齋明盛服為言三章以緑竹如簀興其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如金如錫者鍛鍊之精如圭如璧者生質之粹至成為成德之君子矣葢竹之猗猗者始生而柔弱青

青則寖長而剛勁矣至其如簀則密比而盛之至也武公之進德自粗而精自微而著亦若是焉故一章二章皆言瑟兮僩兮赫兮咺兮瑟僩者矜莊嚴毅之意益矜持而不敢少肆也是以赫兮咺兮宣著盛大而不可掩遏三章則積久而德盛仁熟矣故寬綽戲謔而不為虐益寬裕自得和平樂易雖不事防簡而自然中節雖未至於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益已近之矣雖然學者苟未能如一章二章進學之精深操持之嚴密而遽欲如

末章之寛綽戲謔則流而不知節矣君子所深懼也

庚寅四月廿一日講義

商書説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兹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大抵為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卒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

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為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𡚁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脩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於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益所得愈多不止厥脩乃來而已惟斆學半斆者教也學者非特成已又將成物為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折磨礲切磋有温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教人亦

半是學所謂斆學相長者是矣然則學也教也無非學焉終始嘗於學而無須史之離則德脩罔覺益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效課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說而推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為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為有用而非溺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墻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

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說破傳說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乃如此雖為高宗言之實萬世為學之通法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

龍山書院講義 甲午正月十五日

古人為學期於有用非事乎記誦詞章之末其次第節目悉具於大學之書要之則以明善為法大抵學者所以不為君子儒而甘心於卑污淺陋之域者正以善惡是非之理不明有如大路不繇而趨委曲之邪徑卒於

冥昧雖有康莊之衢而終身不知所適矣可哀也哉所以大學之書極其功效而言必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至精至要不外乎致知格物而已葢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吾心之靈蔽於私欲緜其物之不格故理不能窮心雖至靈蔽於私欲而知有所不至矣雖脩身當然之事亦不能反觀而洞炤故身不能脩身不能脩則家不能齊而况於治國平天下乎自後世以科目取士所尚者經學詞章雖曰經學惟務記誦而不明聖經之旨

雖曰詞章不足以潤色皇猷而徒事乎藻繪下以是而媒利祿上以是而失真材欲望其致君澤民以開太平之路萬無是也龍山主人捐私帑開黌舍買田以為糧延師以授業招徠四方之英雋以成就人才為已任真美意也今日之集不獨以文會友正欲以友輔仁諸君不辭擔簦負笈之勞羣然來集亦既賢矣幸從事於古人為己之學格物致知正心脩身志在天下而不私於一己光明煒煜將有見於後日非特為龍山賀抑以為

明時賀諸君其勉之

袁州州學講義乙未八月十五日

大學之書古先聖賢之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此其規模廣大節目詳備葢古人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學之理未明則無以為士而終身之事業亦可窺矣故始於一身而終於國家天下皆吾身分内事也孔門傳授無非此理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不得其傳湮晦幾二千年至於我宋二程夫子始出而表

章之至文公朱先生又加之精密且補其缺漏書始渾
備吾輩因是而竊有聞焉豈不幸哉但世之儒者所見
卑陋平居暇日畧無天下國家之志相與游談聚議自
榮身肥家之外無他說也繇是大學之書古人所以期
望於後世者不幾於無用矣哉雖然大學之道其用甚
博其功甚約不過始於格物致知而終可以治國平天
下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秉彝
好德無智愚賢不肖皆然也繇其不能格物致知雖天

之所以予我者未嘗不清明純粹而拘於氣禀之偏喪於物欲之累遂不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而聖賢之生本與我同類乃甘心與草木俱腐而自以為當然嗚呼使其皆若人則天下國家何賴焉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前所謂格物致知者乃脩身之要葢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格物則窮事物之理而無不到致知則極吾心之知而無不盡惟物格知致然後意乃可誠傳於誠意一條示人以入

德之門必嚴於謹獨二字益非謹獨雖欲誠意意不可得而誠矣故傳文於此丁寧而再言之也於正心一條欲人之正其心必使之存其心心苟不存則視聽無所聞見飲食且不知味心其能正乎修身將以接物也身與物接不能無厚薄之閒好惡之異情一狥於所偏則有不得其平矣接物而不得其平則家不能齊而况於治國平天下乎葢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以脩身為本其本既立推之於國家天下特舉而措之耳然則學者

於誠意正心脩身其可不加之意乎然此三者乃學者所當為之事而能為之者何寥寥如是葢根於性識之不明而内無所知間有知之而知之不真必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以自快足於其心則豈有不為聖賢之事哉或曰脩身固士子之所當為治國平天下乃達而在上之事為士者豈能皆有天下國家哉殊不知士之為學正以天下國家為志伊尹居畎畝之中已有堯舜其君民之志豈平日素無此志不為此學而能以一日為之也孔子曰隱居

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蓋行義所達之道即隱居所求之志也豈有志外之道哉孟子曰得志與民繇之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士之為學豈以窮達而異其心哉士君子無志於天下國家則已有志於天下國家則講明誠意正心之學其可已乎其老矣不足進於是也惟諸君勉之

南軒書院講義

中庸一書約而精微之理泛而日用之事無所不備然

其切要者不越乎人倫之常故曰天下之達道五夫所謂達道者乃古今通行之理故堯之命舜曰謹徽五典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夫所謂五典五教者即此書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也自古聖賢心相授受垂訓立教如出一轍世之學者其可外是而他求哉然達道之行必在乎達德達德者三知仁勇是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決之無是三者雖有達道不能行也是三者人之所同得苟非誠則三者之

行無其實矣所謂一者誠是也誠者實此三者而已非三者之外别有誠也然德雖人之所同得而資禀則有異矣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知三行雖不同及其知之成功則一也茍以生知安行為不可及而甘於自暴自棄則終於為愚為不肖而已可勝惜哉在乎人十已百人百已千卓然自立以變化其氣質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强而聖賢之域可至也故聖人不以資禀而絶

人葢謂降衷秉彛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未嘗不一人不可以負天之所賦與而自暴自棄可也聖人至此其仁天下亦深矣繼此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葢謂雖未能知而好學則近乎知矣好學足以破愚故也雖未能仁而力行則近乎仁矣力行足以克已故也雖未能勇知恥則近乎勇矣知恥足以起懦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成效至此亦

庶幾於知之成功一也然必先知之而後行之如大學之道亦必自格物致知始葢不知之則義理不能明物欲不能去雖萬善皆備於吾身而亦不能為已有故中庸又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大學中庸其義一也學者誠能以致知為力行之本以力行盡致知之實交用其力無敢偏廢則達德以全達道以行中庸在我矣

饒州州學講義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之在當時齊梁之君非不知其為賢也未嘗委國以聽其教滕雖小國文公方為世子因之楚過宋

而見孟子見之之意必不茍而又受教之誠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夫人之為不善者以不知性之本善故也性善之說孟子七篇之綱領孔子固不甚言性雖或言之而亦未嘗直指其善性善之說自孟子發之蓋人之為性實天之所命其理則為仁義禮智其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以之事親從兄以之忠君弟長以之應事接物無往而不得其當則性之本善可知也然天命之性固無不善而氣禀之質

不能皆齊故或清而或濁或厚而或薄或者徒見清濁厚薄之不齊遂以為性不能皆善殊不知本然之性未嘗不善而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者雜於氣質而然也荀子言性惡固不識性揚子謂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三品是皆以氣質言或以其才言而非性之本也故孟子既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觀堯舜則性善可知此孟子道性善所以言必稱堯舜也葢道無古今人無智愚為之則是性善故也文公方以為疑孟

子遊援成覸之言顔子之論公明儀之説謂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文王我師也皆不以彼為髙而已為畀謂聖賢與我同類苟為聖賢之事是亦聖賢而已雖然果如是也何後世聖賢之不多得哉葢資禀既不同而用力有勇怯苟以鹵莽滅裂之功而欲以變畀污不美之質謂質之不可變也則亦自誣甚矣故中庸於學問思辨篤行之五者必欲加弗措之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而孟子亦有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葢賦性雖出於天而成功則在乎人可為而不為與為之而不勇其為自棄一也然自本然氣質之辨不明而世之言性者不知有毫釐之差遂不知所以為善我朝濂溪先生以無極太極明性之體以陰陽五行萬物化生言性之氣其說固已明矣至程先生發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之論尤為深切於是孟子之言始大彰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惑可不攻而自破矣學者於

此必知講論切磋以明其理勇決果斷以行其事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本然之善可也柰何志趣卑陋者則視性理之説為迂濶而求勝於言語者又不能真體而實踐之以可為堯舜之性反甘心與禽獸無别亦可哀也已判府侍郎識為政之本以建學立師為重以尊賢育材為急廣七賢之祠以示表範蓋將使士之學於此者推七先生之學以續孔孟之傳因孔孟之傳而得堯舜之心意至厚也文蔚衰晚無聞誤

棠進之講席辭不獲已敢摭孟子道性善一章以求教於先達及諸同志其當其否未能自信因其不及而有以釐正之竊有望焉

白鹿洞講義

孟子之書惟辨義利首見梁惠王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即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拔本塞源正在於此蓋當時之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故一見孟子便以利吾國為問孟子之對即黜其

利而以仁義為對使當時之人知有仁義則不復言利
矣異時宋牼將之楚欲說秦楚之王而使之罷兵孟子
遇於石邱問之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
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

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夫休兵息民而以利言疑若未為過者孟子則深論其心術之殊而極言其興亡之異以為勸戒然則後之君天下者可不明義利以示天下乎天下之人可不惟義是趨惟利是黜乎又曰魚我所

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夫生死相去亦遠矣義之所在寧舍生而取義則義之為義豈可須臾離哉孟子凡與人言無非援仁義以黜利義利之說不明自孟子而明今世之人非不知義利之辨惟私心之勝則義不暇計有國則曰何以利吾國有家則曰何以利吾家有身則曰何以利吾身凡有所事無非為利一事之成敗一物之得喪

惟利是計止知利己遑恤害物天下國家何以不至於
雕弊士夫風俗何以不至於薄惡而仁義之道不明於
斯世者職此之繇也況學者學為仁義乃不知自別而
與流俗混同而無間豈不得罪於名教哉白鹿書院文
公先生舊所興復羣吏多士以教育之規矩所示非不
明甚學於此者讀其書淬其心切磋講論無非天理人
欲之辨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毫釐之間必有區別
如是則無非在先生規矩之中不失先生教育之意義

利之分不辨而明矣文蔚粗知為學氣質昏暗未能造理部使者以久處先生之門採取虛譽誤令暫入書院以與諸友游深愧無以為諸友告誦義利之說使先知所趨向然後積習其功程講明其閫奧以造聖賢之域庶無負先生之初意諸友其無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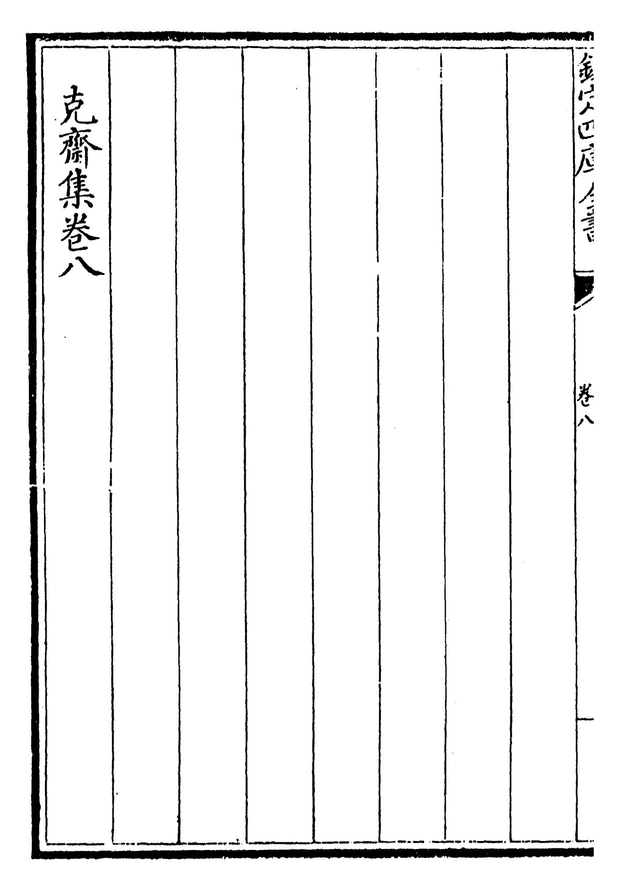
其去臘入洞嘗以義利之說為諸君子告今將別去復有一說為諸君言之蓋孔門之所講者仁而已矣不知仁而為學是為學而不知本也終

日講學而不知其本是猶水之無源也其可乎
孟子曰仁人心也不知為學之本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心而已失其本心何以為人故樂與諸
君評之幸毋忽
孔門之教無非以仁羣弟子之學於孔門無非求仁然
仁道至大未易輕許故孔子罕言仁而凡有所問止教
之以為仁之方也仁之全體未嘗輕許葢仁者天理之
渾然而此心之全德在人則欲其無一毫人欲之私而

一息尚存與生俱生非聖人生知安行而純亦不已者
不能也故孟武伯問仲繇冉求公西赤之仁則各稱其
才之所長而皆曰不知其仁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
之仁則各舉其一節曰忠矣曰清矣至於仁則曰未知
焉得仁夫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令尹子文孔子知其為
忠陳文子孔子知其為清至二人之心事則孔子有所
不知以其事而觀之知其為忠為清耳心之公私未知
其果何如也故曰未知焉得仁仲由冉求公西赤三子

之心孔子益深知之如父之知子瞭然無疑故直曰不知其仁一曰不知一曰未知一字之間益有深意羣弟子之中止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至如仲弓亦告之以為仁之方而已其他凡有所荅皆非仁之全體告子貢直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曰仁之方則仁之全體果何在焉學者當默而識之然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則曰殷有三仁焉伯夷叔齊則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觀殷之三仁與夷齊之事則可以識仁

矣文公先生興白鹿書院於廢弛榛莽之餘立正大規模於羣居講學之際諸君日游其間相與切磋益將以進德廣業而同為聖賢之歸其可不知孔門之所講求者乎某老矣求之而未有得惟日從事於克己之學致致焉死而後已諸君幸用力於斯毋徒曰力之不足



克齋集卷八

克齋集卷九

宋 陳文蔚 撰

送傅子澄游浙西序

傅君潚從予游窮鄉晩出知有吾道者絶少傅君方妙齡毅然與一二同志披蓬藋登吾門予方離群索居非惟無所切磋抑亦無所告語得之喜甚繇是歳時往來自問學之外無贅語志向既堅而資禀頗茂予每告之曰聖賢之學無他用心窮理以為先而操存以為急二

者相須無少間斷則愚可明而柔可強矣傅君深領之方將從事於此偶有横逆相加將求白於有司遽舍予而去予深惜之因諭之曰横逆之來必有能明公道以直之者無足深慮君今遠游豈無四方之名宿與予同臭味者因就有道以求正則塞翁失馬未必不為福也傅君其勉之紹定庚寅臘朔某序

送章牧叔歸霅川序

章令君牧叔宰鉛山其始至也承凋瘵之餘一意撫摩

專事惠養仁聞雖未孚而仁心則已形其終更也庠序歌功田里樂業依依然有去思之懷仁心則既孚而仁聞益昭著蓋有是仁心則有是仁聞未有有諸中而不形諸外者也雖然仁之為道大矣不可以一節取不可以一事盡孔門之所講講此而已故雖忠清之大夫不以輕許果達之高弟不知其仁豈聖人靳於許予哉蓋是心頃刻不存則不足以為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指惻隱之端以示人其端甚微克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克則

無以保妻子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則曰是心足以王矣不忍一牛之觳觫則仁之端也非指此心謂足以盡王道之大推愛牛之心以往而至於無所不愛則王政豈外是哉牧叔父母斯民惕然如傷所謂惻隠之端也苟因是心而充之則豈一邑之民可私其惠四海之内皆吾民也一視而同則仁不可勝用矣然公心易蔽己私難克日與物接害吾仁者非一端必學問以致知克己以復禮則此心豁然大公無一物不在吾仁之内則

仁之全體庶乎其可識矣牧叔既察其端願進其功以大其所施自此翶翔天朝霖雨海内即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豈於此心之外别求仁哉予察牧叔存心近厚為政有體興學表賢尊儒重道是皆儒者之政非俗吏所能識予老矣無聞辱知甚厚因其觧組東歸也將扶曳以叙違離適不以筋力為禮之時姑叙此以效古人贈言之意盖非敢以世俗相期其言若陋察其心或有取焉紹定辛酉正月戊申上饒陳文蔚序

程子清雲萍録序

人生宇宙間父乾母坤而民為同胞況臭味之同號為吾黨雖異邦絶域散處千萬里外語其聲迹則初不相接論其交際則未始有素一時邂逅或道途或旅遇或適然相值於稠人廣座間夙無期約而暫相會聚故謂若雲萍然雲萍云者謂無心也雖然去來無定度合散無常期喻以雲萍言亦味矣然迹雖雲萍而心亦雲萍則非人之情所以録其相遇之時與地且詳其姓名世

喬鄉里者冀久而不忘也雲萍者迹久而不忘者情比年交友道喪人情紙薄雖今日同堂合席他時見之或反眼不相顧况漂如水上萍浮若空中雲暫聚而忽散者乎世道愈薄予所隱憂世人以為如何

送徐仁伯之官序

三代取士之法鄉舉里選以觀其德行道藝自六德六行之外而禮樂射御書數即其藝也是六者乃日用常行之間不可鈌一皆實用矣然猶曰德成而上藝成而

下未始無等級之殊是則三代人材安得不極其盛而在位者又豈容有虛誕之流也後世科目之設則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始有所謂明經進士雖曰明經漢儒則專訓詁唐人則記帖括不求聖人所以作經之意進士雖以文章議論取然文章不足以經國議論無補於濟時徒事黼藻言詞膾炙人口以追媚時好而已宜乎人心日漓世變日下使斯民不得蒙至治之澤以復三代之隆也我朝雖仍唐舊以進士之科取士然教養有素

往往繇是科而進者多為名臣有如射策彤庭天子親擢而膺首選者又皆挺拔之士至有不數年而登宰輔者功名事業書之史冊足以耀今而垂後前後蓋歴歴可攷矣然始第之時人則榮其科甲既仕之後人將觀其操履考其學術窺其器識而要諸其所成就則膺是選者榮矣哉亦難矣哉吾友徐君仁伯幼負儁聲長抱壯志人固知一第不足以為涗今明天子即位之十年果以忠言直氣聳動旒扆大魁天下自世人觀之亦足

以少酬其志矣予視仁伯猶謙謙然若有所未滿是其志必將大有所為也豈以科目自多者所可同日語哉因將之官惠然來訪聴其言議風旨有非常人所知者予既嘉之又從而從史之勉厲之仁伯與予宿有講學之盟恨予言之不盡必不以為僭紹定癸巳七月癸卯朔頴川陳文蔚序

送趙聯卿之官武林序

功業多成於年少少年又在於立志志之所向燕越異

趨或志在古人或志在當世或志在一身志在一身無足言矣然方當青陽掉臂榮途富於歲月上班周行下職州縣危言鯁論以肅朝綱者是志也興滯起廢以蘇民瘼者亦是志也顧其所遇如何耳予友趙君聯卿妙齡秀發一戰禮闈即收上第今將筮仕平日之志固以素定於胸中予復何言然培是志者詩書也堅是志者師友也予與聯卿交游舊矣可無一語以效古人贈言之意況聯卿西賓得士偕之以行自公之暇從容講切

厚詩書之澤以培其根奮激昂之操以厲其志他時功業所就殆如王良策駿過都歷塊一日千里無難也賸卿其勉之紹定癸巳九月丁亥上饒陳文蔚序

送周希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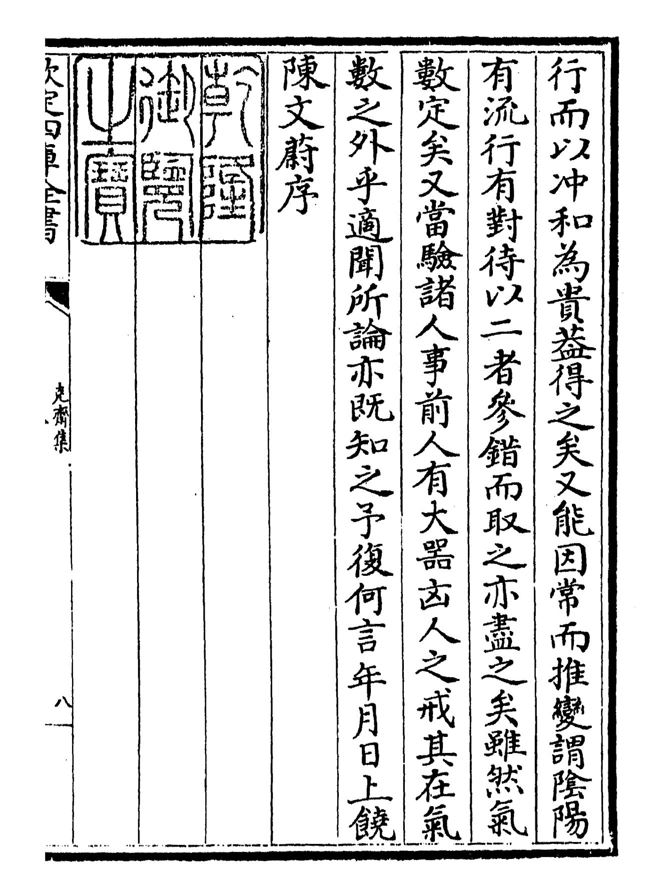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對以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聖人事也學者所宜取法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求師固當爾取友亦然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

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益所期者大則所取者廣所取者廣則終之所成就者亦不凡理勢然耳希顔周君復久從子游志之確而力之勤子深望焉今將去鄉邦而游帝里帝里人才所萃之地宗諭葉兄師門高弟方官於彼希顔之至也當首見之處之既久當日近之然葉之門豈無從游之士又豈無交游之友又當從而薰炙之庶幾見聞益廣講切益精器業益充而有以壽師門之脉豈細事哉子方

離羣索居無所開益幸有以觀其光大云耳希顔其無忽紹定癸巳重九前二日上饒陳文蔚序

贈日者任君序

人之生也禀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實陰陽之流行然陰陽之運有偏有正正則中偏則過不及矣得五行之中斯為冲和之氣二氣冲和而人生禀之在九疇則為五福反此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過不及未免偏勝而人生禀之在九疇則為六極此理之必然者任君論五


行而以冲和為貴蓋得之矣又能因常而推變謂陰陽有流行有對待以二者參錯而取之亦盡之矣雖然氣數定矣又當驗諸人事前人有大器凶人之戒其在氣數之外乎適閒所論亦既知之予復何言年月日上饒陳文蔚序

克齋集卷九